

中國語文叢書

漢語的詞兒和拼寫法

第一集

中國語文雜誌社編

中華書局出版

中國語文叢書

漢語的詞兒和拼寫法

第一集

林漢達 朱文瀾 曹伯韓 鄭林曦 王 力

陸志韋 蔣希文 彭楚南 伊 凡 劉澤先

黃 乃 陳文彬等作

中國語文雜誌社編

中華書局出版

本書內容提要

將來漢語拼音文字的書寫方式，一般地說，詞和詞之間應該分開，一個詞的諸音節應該連寫；這是文字改革工作者們所同意的，不過，有不少的具體問題，大家意見還不一致，譬如：“什麼叫詞兒？”“詞跟連寫的關係怎樣？”“憑什麼標準來連寫？”另外也牽涉到漢語的性質問題，漢語是不是單音節語呢？本書討論了這些問題，作者們有的提供了關於文字改革工作者過去處理這問題的一些資料，有的根據自己的看法提出了一些具體的連寫方法。但意見的完全一致，還有待進一步的討論。

分類：語文

編號：26504

漢語的詞兒和拼寫法（第一集）

◎定價(6)人民幣五角六分

作 者：林漢達 朱之潤 曹伯偉 鄭林曦
王 力 陸志章 蔣希文 彭楚南
伊 凡 劉澤先 黃 乃 陳文彬

出版者：中華書局股份有限公司
北京東總布胡同五七號

印刷者：中華書局上海印刷廠
上海漢口路四七七號

總經售：新 華 書 店

55.5、瀕型、76頁、111千字；787×1092、1/25開、6—2/25印張
1953年5月第一版上海第一次印刷 印數(重)1—14,000

(上海市書刊出版業營業許可證出零二六號)

“中國語文叢書”編輯說明

《中國語文》雜誌創刊以來，陸續刊登了有關文字改革、語文科學常識、語文教學等等方面的論文或資料，還介紹了蘇聯語言學家的一些著作。今後也還要繼續這一類的工作。爲了便利讀者的參考起見，我們決定把這些文章分門別類，整理編輯，陸續出版單行本，總稱《中國語文叢書》。

同時因爲我們的雜誌篇幅有限，有些理論上有價值的較長的稿件，不便刊登或不便全部刊登。爲了補救這一個缺點，我們打算把這些稿件編到這套叢書裏面去，使它們能夠和廣大的讀者相見。

由於我們的雜誌印數有限，好多關心語文問題的同志們對已經出版的各期還沒有完全看到，或者沒法兒補買。有了這一套叢書，也許可以彌補這方面的缺憾。

這套叢書的編輯方針，正和《中國語文》雜誌一樣，主要是推進文字改革運動，普及語文科學知識。希望全國語文工作者給我們批評，並就有關問題展開討論，提供意見，使這套叢書的內容得以改進，逐漸充實起來。

中國語文雜誌社

1953, 8, 1。

目 錄

《中國語文叢書》編輯說明

漢語是不是單音節語?	林漢達(5)
談談有關漢語的性質的幾個問題	朱之湘(19)
字和詞的矛盾必須解決	曹伯韓(26)
應當建立詞的觀念	曹伯韓(29)
從一種統計看漢語詞彙	鄭林曦(31)
詞和仿語的界限問題	王 力(40)
拼音漢文聯寫問題	陸志韋 蔣希文(54)
兩種詞兒和三個連寫標準	彭楚南(71)
從實際上解決詞兒連寫問題	伊 凡(88)
用連寫來規定詞兒	劉澤先(92)
名詞的連寫問題	林漢達(97)
動詞的連寫問題	林漢達(114)
新盲字中“的”字是怎樣聯寫的?	黃 乃(136)
詞兒連寫的演變、辦法和問題	陳文彬(144)

漢語是不是單音節語？

林 漢 達

一個方塊漢字念一個音，這是誰都知道的。讀音儘管有所不同，反正一個漢字只能念出一個音節來。就因為漢字是單音節字，這就很自然地使讀過漢字的人聯想到漢語也是單音節語；又因為印歐語系的語言是複音節語（當然，複音節語不限於印歐語），這就使歐美的所謂漢語學者斷定漢語是單音節的、落後的語言。有些人不承認漢語是落後的語言，那是對的，可是他們承認漢語是單音節語，他們說複音節語是落後的，單音節語是最進步的。究竟人類在原始的時候或嬰孩在學話的時候，先發複音而後逐漸進步到能發單音，還是先發單音而後逐漸進步到能發複音，那是另一問題。這兒要討論的是：到底咱們的漢語是單音節語還是複音節語。

1. 單音詞跟複音詞的區別在哪裏？

“單”就是“一”，“一”裏面不能有“二”，更不能有“三”有“四”（這兒所說的“單數”不同於“奇數”）。“複”就是“多”，“多”裏面可以包含“二”、“三”、“四”……也可以包含“一”。所以複音節語裏可以有單音詞，而且可以不管單音詞有多少，整個語言還是複音節語；但是單音節語裏按理不能有複音節的詞兒，因為有了複音詞，那個“單”的完整性就給打破了。所以英語裏儘管有多少單音詞，英語還是複音節語；漢語裏儘管有多少複音節的詞兒（包括複音詞和複合詞）像“咳嗽”、“蟋蟀”、“桌子”、“石頭”、“亨白狼”（黃不朗或咸巴朗）、“紫不溜丟”、“帝國主義者”——主張漢語是單音節語的人只能說，“這些詞兒是由獨立的單音詞結合而

成的複合詞，而複合詞不是複音詞，它是屬於單音詞的，所以漢語還是單音節語”。

不承認漢語是單音節語的人說：“咳嗽”是一個動作，而不是“咳”加上“嗽”；“蟋蟀”是一種昆蟲，而不是一隻“蟋”跟一隻“蟀”；“桌子”不是“桌的兒子”；“石頭”也不是“石的腦袋”；“亨白狼”、“黃不朗”或“咸巴朗”是“一股腦兒”的意思，裏面並沒有白的或黃的顏色；“紫不溜丟”只是“微紫”的意思，並不是紫得不能溜或不能丟；“帝國主義者”是現代侵略別國的壟斷資產階級反動統治者，並不是有皇帝的國家裏主張義氣的人。所以這些詞兒都是不能分割開來去講意義的複音節的詞兒。像這一類的複音詞和複合詞，在漢語裏是非常豐富的，要比單音節的詞兒多得多。現代漢語裏面既然複音節的詞兒在數量上要比單音節的詞兒多，所以漢語是複音節語。

但是主張漢語是單音節語的人不承認這種說法。他們說：這些詞兒並不是不可分的複音詞，至多只能算是複合詞，正像英文裏的classroom（教室）tea-cup（茶杯）等只能算是複合詞而不是複音詞一樣，因為這些詞兒的組成部分本身是有意義的、可以獨立使用的單音詞。漢語的詞兒（或詞彙）既然都是單音詞或由單音詞組成的複合詞，而這些複合詞的每一個組成部份都可以拆開來單獨作為單音詞使用，所以就漢語的基本成分來說，漢語是單音節語。“咳嗽”、“蟋蟀”是可以分開來講，分開來認的；不像英文的cough（咳嗽），cricket（蟋蟀），它們是不能把音節拆開來講的。“石頭”的“頭”字或“桌子”的“子”，並不像英文的詞尾，因為“頭”字“子”字都可以單獨作為單詞用的。

為了方塊漢字是一個一個排列着寫的，你說“咳嗽”、“蟋蟀”是兩個複音詞，我說“咳”、“嗽”、“蟋”、“蟀”是四個單字；你認為是兩個複音詞這麼寫，我認為是四個單字那麼寫。這就很難從漢字的詞彙裏來區別單

音詞和複音詞；因為我們拿不出客觀的物質的標準來。既然漢字不是拼音文字，不可能從漢字的詞彙裏拿出證據來指出哪些是複音詞。那麼，單音詞和複音詞就沒法兒分辨了嗎？那也不一定，我們還可以拿拼音文字的詞彙作為對比或旁證。

2. 英語是不是單音節語？

一般說漢語是單音節語的人，都拿詞兒的音節能不能分，分出來的音節有沒有意義，分出來的、有意義的音節能不能獨立使用——這幾項作為斷定某一詞兒是單音詞或複音詞的標準。有些人就拿這個標準把英文中的複合詞和複音詞區別開來，比方說：classroom(教室)，tea-cup(茶杯)等詞兒是可以把它們的組成部分(音節)抽出來，這些被抽出來的音節都有意義，都可以單獨使用，他們就認為這些詞兒只是由單音詞合成的複合詞，而不是複音詞。又比方說：cricket(蟋蟀)，imperialist(帝國主義者)，compassion(同情心)等因為每個音節不能抽出來，抽了出來的音節也沒有意義，又不能單獨使用，這些才是複音詞。

上面這一段話雖然有些道理，尤其是所舉的那些例子似乎都很入情入理；但是一研究詞源，這種說法並不可靠。一般的英國人或學習英語的人當然不會，也不必去研究英文的詞源學，因此，在他們看來，英文的詞彙裏凡是從拉丁文或古法文來的詞兒或其他的外來語，都看做像我們所謂“文言”(為了方便起見，我就把英文中的外來語和不太通俗的詞兒或詞根稱為“文言”)。因為“文言”不容易懂，所以凡是用“文言”組成的詞兒就覺得不好抽出來，抽出來的音節也好像是沒有意義的。比方說：我們見了centipede(百足)，trigon(三角形)等，認為這些都是複音詞，這是沒有問題的。可是如果我們把這些詞兒寫成通俗的英文(暫且稱為“白話”)hundred-feet(百足)，triangle(三角形)，就覺得這些都是

複合詞。其實 cent 就是 hundred, pede 就是 foot, gon 就是 angle; 只是前者是“文言”後者是“白話”罷了。具體地說: cent 是法文, 從拉丁文 centum 來的, 就是“百”; pede 就是法文的 piè, 從拉丁文 pes 來的, 就是“足”; tri 是拉丁文, 從希臘文來的, 就是“三”; gon 是拉丁文, 從希臘文來的, 就是“角”。這樣一說, 原來認為不可分的, 沒有意義的音節都是有意義的, 可以抽出來的單詞。如果像 centipede, trigon 等詞兒不能算是複音詞, 那麼現在歐美的語言也都是單音節語了, 這似乎又說不過去。我們只能承認這些詞兒是複音詞, 而不是單音節的詞兒, 那麼我們有什麼理由說漢語的“百足”、“三角形”等不是複音詞呢?

再拿前面所提過的 cricket (蟋蟀), imperialist (帝國主義者), compassion (同情心) 等詞兒來說, 如果我們查考英語詞源, 我們就會相信, 這些詞兒的每一個音節都是有意義的, 雖然不一定都能獨立使用, 但都可以分開來解釋的。

cricket (蟋蟀) 是從古法文 criguer 來的, 就是 creak, 是個象聲字; -et 是“小”的意思, 合起來可以解為一種發軋轆聲的小蟲。

imperialist (帝國主義者) 是由 im, peri, al, ist. 合成的; imperi 就是拉丁文的 imperio; im 的變體為 em, imperio 是“命令”或“專權”的意思, 轉為 empire (帝國) emperor (皇帝); al 是詞尾, 原有“的”的意思, 現多用於變動詞為名詞; ist 就是“者”; 合起來可解為“專講帝國強權的人”。

compassion (同情心) 是由 com, pa, sion 三個音節合成的; com 是拉丁詞頭, 有“共同”、“相互”的意思, 它的別體有 cum, cor, col, co 等形式; pa 是詞根, 就是拉丁的 path (英文作詞頭時寫做 patho), 有“痛苦”、“憐憫”、“安慰”的意思; sion 是詞尾, 它的別體有 ssion, tion, xion 等, 表性質的意思; com, pa, ssion 三個可以解釋的音節合起來而為

compassion (同情心)。

這樣，所謂“複音詞的音節不能抽出來”，“抽了出來的音節沒有意義”這種說法，如果查考詞源，就說不通了。但是人家的詞頭詞尾大多不能單獨使用，咱們的詞頭詞尾，一般說來，是可以獨立的。這是個區別，但這種區別也不是絕對的。爲了說明這一點，我們還得研究漢語的詞頭詞尾是不是都可以單獨使用的？或者更廣泛地說，漢語的單音節是不是都可以單獨使用的？

3. 漢語的單音節是不是都可以獨用的？

根據“單”就是“一”，“一”裏面不能有“二”的道理，漢語如果是單音節語，就不能有不能獨用的單音節。事實可並不是這樣。先說詞頭和詞尾吧。英文的詞頭和詞尾（如 com-, -ist）是不能獨立成詞的，漢語裏有沒有這種情形呢？有的，至少在現代的漢語中不能單獨使用的詞頭和詞尾也不少。比方：“諸位”、“諸君”的“諸”，在現代漢語中只能當作詞頭；“本鄉”、“本部”、“本人”的“本”（不是書本或根本的“本”）也只能算是詞頭；“反侵略”、“反革命”的“反”（不是造反的“反”）也不能獨用。作爲詞尾的“者”、“們”在現代漢語中只能作爲詞尾，沒法兒獨用。作爲形容詞尾的“的”，副詞詞尾的“地”只是表音的音節，並不是“目的”和“土地”的意思。至於不能獨用的其他單音節，我們稍微想一想就可以寫出一大批，比方：

“叮嚀”，不用“叮”字，光用“嚀”字寫一句話，行不行？

“匍匐”，光用“匍”字或光用“匐”字寫一句話，行不行？

“窈窕”，光用“窕”字或光用“窈”字寫一句話，行不行？

“崢嶸”、“嵯峨”、“崎嶇”、“霹靂”……都不好拆開用。

這些詞兒都是文言，分開來實在不好辦。白話詞兒怎麼樣呢？喝！那

簡直多得不可開交。有些詞兒一被拆開來，沒有一個音節能夠獨用的，比方：“蚯蚓”光用一個“蚯”字或光用一個“蚓”字，沒法兒說成一句像樣的話。有些詞兒一被拆開來，只有一個音節還勉強可以跟別的單詞合用，那另一個音節簡直找不到可以跟它搭配的單詞，比方：“狼狽”這個詞兒，“狼”字是可以獨用的，那個“狽”字一離開了“狼”字，在今天已經是死字了。

有些詞兒的第一個音節專門是為第二個音節服務的，而且從漢字的結構上看，好像那個字一出娘胎就給烙下了火印不准它另作別用，比方：“豌豆”的“豌”字永遠不能跟“豆”字分家，“鱗魚”的“鱗”字永遠不能跟“魚”字鬧獨立。

為了證明這些詞兒決不是單音節詞，而且在漢語裏這種複音詞是非常多的，我們不妨再舉一些例子：

蜘蛛 蜈蚣 炸蠅 蜻蜓 蝴蝶 蝙蝠 蟛蜞 蛤蜊 螳螂
蟋蟀 蝌蚪 孑孓 鴛鴦 鴿鷂 鸞鷟 鸚鵡 麒麟 駱駝
芙蓉 芍藥 薔薇 蘑菇 蒺藜 蕁麻 玫瑰 橄欖 檸檬
豇豆 餛飩 枇杷 琵琶 喇叭 噴嚏 玻璃 玳瑁 玳瑁
琥珀 珊瑚 翡翠 硫磺 硼砂 脂肪 喉嚨 眼睛 骯髒
齷齪 骷髏 窟窿 衙門 鞦韆 轆轤 宇宙 朦朧 醞釀
慇懃 逍遙 犧牲 瞌睡 曖昧 磊落 啞晴 橢圓 圓圖

以上一些例子已經可以證明：漢語詞兒的單音節不是都可以抽出來單獨使用的；那些單音節不能單獨使用的詞兒是複音詞，這是無可否認的。

可是有人會說：“漢語裏有複音詞不能說漢語是複音節語，正像英語裏有單音詞不能說英語是單音節語一樣，漢語裏的單音詞加上由單音詞合成的複合詞就比複音詞多，單音的數量佔了優勢，所以漢語還是

單音節語”。

沒討論這一問題以前，我們且先把上面所講的總提一下：

(1)複合詞的音節是能够從詞兒裏分出來的；分出來的音節是有意義的；分出來的、有意義的音節是能够單獨使用的。

(2)複音詞的音節是不能從詞兒裏分出來的；分出來的音節是沒有獨立的意義的；分出來的音節即使有意義也不能單獨使用。

(3)漢語詞兒裏的單音節不是都可以單獨使用的，所以我們可以肯定漢語裏有複音詞，而且複音詞的數量相當多。但是如果複合詞也算是單音詞，那麼，單音詞的數量就比複音詞多。如果漢語的單音詞佔了優勢，那麼，漢語基本上是單音節語。

這樣，漢語是不是單音節語或者是不是複音節語，只留下一個問題了，就是：單音詞跟複音詞哪一類佔優勢？而優勢屬於哪一邊的決定關鍵在乎複合詞。我們認為複合詞的成份儘管是單音節，但複合詞並不能算是單音詞。

4. 複合詞是不是複音節的詞兒？

前面已經說過，漢字是一個一個排列着寫的，光看字面是分不出複合詞和複音詞來的。按意義來分呢，各人又有各人的說法。因此，我們就再拿英文作為對比。

根據英文的習慣，複合詞大多是由兩個(或三個)單詞合成，中間加一短橫，像：tea-cup (茶杯)，book-case (書架) free-born (生而自由的)等。如果中間不用短橫而分寫，那就是兩個單詞，像：tea cake (喝茶時吃的糕餅)，bank book (銀行存摺)，free trade (自由貿易)等。如果中間不用短橫而連寫，那就是一個單詞，像：teakettle (茶壺，煎茶用)，bookworm (書蟲)，freeman (自由人)。英語裏有很多的複音節的單詞

是可以把音節拆開來的，那些被拆開來的音節，不但保存着原來的意義，而且都有獨立的身份，可以單獨使用的。人家都把這些詞兒作為複音詞，為什麼我們不能把它們作為複音詞呢？比方：

headache, 頭痛(head, 頭; ache, 痛)

toothbrush, 牙刷(tooth, 牙; brush 刷)

sailboat, 帆船(sail, 帆; boat, 船)

sunlight, 日光(sun, 日; light, 光)

woodwork, 木工(wood, 木; work, 工)

hearsay, 聽說(hear, 聽; say, 說)

goodwill, 善意(good, 善; will, 意)

這種例子幾乎要多少有多少。在英文裏都連寫為複音詞。那麼，為什麼詞兒的格式和意義完全相同的漢語就不能連寫而為複音詞呢？可是還有人說，“這些單詞合起來或者分開來，意義都是一樣的，應當稱為複合詞，而不是複音詞”。這麼說來，主張漢語是單音節語的人又加了一條複音詞的條件，就是：它的組成部分必須失去原來的意義。

那麼下面幾個字，且不講詞源，專就通俗的解釋來說，是不是可以算做複音詞呢？

dandelion, 蒲公英(一種植物，並不是一種獅子——lion)。

buttercup, 金鳳花(butter, 乳油; cup, 杯子)。兩個組成部分合起來應當是“乳油杯”，現作為“金鳳花”是一種植物。

mushroom, 菌; 蘑菇(mush, 傘; room, 房間)。傘和房間按字面講總不能合成“蘑菇”。

mandate, 訓令(man, 男人; date, 棗子, 日子)。男人的日子或男人的棗子怎麼會複合而為訓令呢；

napkin, 食巾(nap, 瞌睡; kin, 親屬)。“瞌睡”加上“親屬”跟“食巾”

是驢唇不對馬嘴。

target, 靶子(tar, 柏油; get, 得到)。

margin, 邊緣(mar, 損害; gin, 軋棉機)。

postpone, 延期(post, 柱子; pone, 紙牌戲的下家)。

像這一類的詞兒也可以說要多少有多少。兩個音節分開來講，雖然也有意義，每個音節雖然也可以單獨使用，可是合起來就成為另一個詞兒，那個組成詞兒的音節完全失去了或一部分失去了原來的意義。這樣的詞兒是複音詞，這也是無可否認的。漢語中有沒有這樣的詞兒呢？請看下面幾個例子：

“東西”，事物；不是“東方”加上“西方”。

“伯勞”，一種鳥；不是“伯父辛苦了”。

“八哥”，一種鳥；不是“八個哥哥”。

“方丈”，當家和尙；不是“方方的一丈”。

“機關”，不是“機器關了”。

“冬瓜”，不是冬天的瓜；“西瓜”也不是西方的瓜。

“麥冬”、“半夏”、“當歸”都是藥名，沒法兒按字面講。

“玩藝兒”或“玩意兒”不一定是玩具，而且可以跟“玩兒”毫無關係。

“力笨兒”是“外行”的意思，跟“力氣”或“智力”是風馬牛不相及的。

這一類的詞兒在漢語中也是舉不勝舉的。何況我們還有越來越多的外來語，如：“葡萄”、“枇杷”、“咖啡”、“馬達”、“雷達”、“克里空”、“喀秋莎”、“布爾什維克”，什麼什麼的。

複音詞裏有些音節所謂“不可分”、“沒有意義”或“失去了原來的意義”、“不能單獨使用”等等，只是很膚淺的說法，如果研究下來證明這些音節是可以分的、有意義的、能單獨使用的，難道又變成複合詞嗎？比方說：tea-cup 顯而易見是“茶”跟“杯”合成“茶杯”，classroom 顯而易

見是“教室”，你稱它們爲複合詞；buttercup（金鳳花）、mushroom（蘑菇）、dandelion（蒲公英），這些詞兒，一下子看不出每個音節的含義，就稱它們爲複音詞。可是如果我們查考詞源，研究詞兒組成的道理，就會使我們明白，英語裏有許多複音詞都可以解釋成複合詞的。上面詞兒的解釋是通俗的說法，如果照詞源的說法，那麼 buttercup（金鳳花）可以解釋爲乳油色的杯形花，所以又叫做“杯形黃花”；mushroom（蘑菇）因形似“傘”（mush）的小屋而得名；dandelion（蒲公英）是從法文的 dent de lion 而來，是形似“獅子的牙”的一種草花。同樣，“八哥”、“伯勞”等可能只是一種聲音，也可能有出典可考，我們且不去管它。但是我們應當肯定：即使這些音節都有出典，都有本義可查，即使把“八哥”寫成“鳩鵲”，把“伯勞”寫成“鵲鵲”，到了今天這些音節在實用上已經失去了原來的意義，我們只好把它們作爲表音用。所以這些複音詞即使當初是複合詞，現在都作爲複音詞了。把複合詞作爲複音詞在邏輯上是說得通的，因爲都是多音節的詞兒。如果把複音詞考古據典地解釋成複合詞，而複合詞又被認爲是獨立的單音詞的臨時湊合，那麼勢必至推論到英語也是單音節語，那就說不通了。

以上說明誤認漢語爲單音節語的人所說的複合詞，應當歸到複音的詞兒的範圍裏，而不應當硬把它們擠到單音詞的隊伍裏去。

5. 爲什麼會誤認漢語爲單音節語呢？

把漢語認爲單音節語是一種錯覺，這種錯覺是由於兩個客觀的因素造成的：（1）由於漢字不是拼音文字，詞兒不能連寫，一字一音，以致漢字的“單字”跟漢語的“單詞”分辨不清；（2）由於用漢字寫口語受了很大的限制，而過去的知識分子大多脫離羣衆，以致漢字的文章裏（尤其是文言）缺乏人民大眾的多音節的詞兒。

如果詞兒必須由單字組成，而單字不是詞兒，那麼，我們對於詞兒的觀念也許會更明確些。可是問題並不這麼簡單。一個單字不一定就是一個詞兒，有時可就是一個詞兒。比方說，“我吃三碗飯”五個單字就是五個詞兒，這兒單字跟詞兒是同一的東西；可是“我們吃了飯”五個單字就不是五個詞兒，而只是三個詞兒。這種區別光看漢字是看不出來的。於是就有人說，“我們吃了飯”是五個單音字，而不是三個複音詞。這種錯誤是由於知識分子受了單音漢字的影響而造成的，人民大眾可不搭理這一套。比方說，拿一塊石頭扔到水裏，不識漢字的人說“撲通”一聲；只有受了漢字影響的人才會說“撲通”二字。前者把“撲通”作為一個詞兒，後者把“撲通”當作兩個單字。再比方說，你端着一個瓷盆，一時失手掉在地下，“~~ㄉㄨㄥ~~”一聲摔破了（更正確些是 plāngtāng 一聲），漢字沒法兒寫，勉強寫做“乒朗趟”，又是三個單字，好像是三個單獨的聲音，而不是一個整體。

其次，用漢字寫口語因為有很大的限制，有的就乾脆不寫，有的隨便找個聲音相同的或相近的漢字頂上，到底應當用哪一個字或每一個字應當作什麼解說，那就很難說了。比方：

“花里胡梢”，“花麗狐騷”或“花裏狐梢”（花花綠綠的意思）。

“黑古隆冬”或“黑鼓嚨鑿”，只有一個“黑”字是有意義的，後面三個音節誰也不能解說清楚。

“騎裏吞兒”或“騎裏角落”，到底“兒”是什麼，“落”又是什麼呢？

“弔兒朗當”、“弔爾郎當”或“扁兒朗當”，“兒”或“爾”，“朗”或“郎”，“弔”或“扁”和“當”在這兒是什麼意義呢？

這種複音詞（沒法兒不承認它們是複音詞）在漢字的文章裏多不多呢？我說不多。在老百姓的口語裏多不多呢？太多了。因為漢字沒法兒寫，所以大量的複音詞儘管在人民大眾的嘴裏活着，可不在知識分子的

書裏印着。如果我們光研究漢字書裏的單字，不研究人民大眾嘴裏的話，就很容易使我們發生錯覺，以為漢語是單音節語。

因為漢字不是拼音文字，很多的詞兒沒法兒寫出來；即使有些人（尤其是所謂“二把刀的”知識分子）造了一些字，也因為“不見經傳”給壓下去了。比方說，我們那裏有人起的名字象嬰孩的叫聲，寫做“𠵼𠵼”（念 n-nga）。嬰兒下地的叫聲是“n-nga—n-nga”，漢字只能寫做“哇哇”。請問哪個嬰兒下地的時候不是“n-nga, n-nga”地哭，而是像烏鴉那樣“哇哇”地叫的？可是我們只有一個“哇”字，那“𠵼𠵼”是鄉下人用的“土字”。同樣，我們還有一些複音詞是按“乒乓”和“彳亍”的例子造出來的。有一首兒歌是這樣的：“丁丁𠵼（念 dingdingdoh'），賣糖粥，三斤胡桃四斤殼”。還有開門關門動作的副詞寫做“𠵼 作 𠵼”（念 ängzohbih'），比方，說，“𠵼 作 𠵼把門關上”。像這種口語裏或方言中的複音詞在漢字的書本上是找不到的，但我們不能因為漢字裏沒有這種字就說漢語裏沒有這種話。這是說，如果我們用拼音文字寫人民大眾的口語，那麼書本上的複音詞一定要比目前所見到的多得多。那時候誰都會說複音詞在漢語裏佔了優勢了。

其次，我們還應當指出：如果有人說，“因為複合詞是由一個一個可以獨用的單音詞結合而成，所以複合詞是單音節詞”，我們認為這種說法是不合邏輯的。因為按照同樣的邏輯，我們可以不可以說：

“二是由兩個可以獨立的一加起來的，所以二是一”？

“互助組是由一個一個可以獨立的個人組成的，所以互助組是單幹戶”？

“漢字是由一筆一筆的可以獨用的筆劃組成的（我們現在所謂橫、豎、撇、捺、點、勾等在古文中各有讀音和意義，且可作為單字用），所以漢字是單筆字”？